中說卷第六

禮樂篇

阮逸 註

子曰吾於禮樂正失而已正禮樂沿革之文而已如其制作以俟明哲必也崇貴乎王道盛則可以制禮作樂明哲君子必得公輔崇貴之位乃助成王道也賈瓊薛收曰道不行如之何子曰父母安之兄弟愛之朋友信之施於有政道亦行矣奚謂不行亂世道不能濟天下則修身以正家可矣子謂任薛王劉崔盧之昏非古也何以

視譜古者氏族家譜所以標門地謹昏姻也任姓出黃帝六代孫大壬薛姓出黃帝六代孫奚仲居薛此二姓同譜王姓出舜之後封於劉至漢有王於齊者號王氏此二姓同譜崔姓帝嚳姜嫄之後居崔邑盧姓亦姜姓之後居盧國此二姓同譜皆古禮不通昏也

文中子曰帝之不帝久矣百王稱帝者相沿前代號也自秦始皇始故曰不帝久矣王孝逸曰敢問元經之帝何也三代稱王故春秋書王以尊天子稟正朔也秦漢稱帝則元經書帝以尊中國而明正統也

子曰絜名索實此不可去舉後帝之名者貴存前帝之實也中國天子不可去此號其爲帝實失而名存矣實道也名空號

或問謝安子曰簡矣謝安字安石爲東晉相處富貴而獨退靜破符堅而無喜色終優游東山此簡可見矣問王導子曰敬矣王導字茂弘事晉元明成三帝爲相每進爵必拜元帝山陵此恭可見矣問溫嶠子曰毅人也嶠字太真與王導平王敦蘇峻之亂皆有功初鎮武昌聞國難泣涕率兵來赴天子留嶠輔政嶠讓王導此果毅可知矣問桓溫子曰智近謀遠鮮不及矣溫字元爲晉將軍破李勢平苻健有功爲大都督又北伐不已爲慕垂所敗歸而潛有篡志此智近謀遠之驗賈瓊問羣居之道子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外雖同而內必正內雖異則外

無傷此中庸者乎曰可終身而行乎子曰爲乎而不可也烏何也古之有道者內不失眞而外不殊俗夫如此故全也知道可與適道者也不失眞可與立者也不殊俗可與權者也三者備何往不全繁師玄曰敢問稽古之利子曰執古以御今之有乎今之有利者昔古有之矣故必稽古子曰居近識遠處今知古惟學矣乎孔子曰吾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子曰恭則物服儼然人望而畏之慤則有成先誠其意平則物化無私於物物亦公焉子曰我未見平

者也隋政多私或曰君子仁而已矣何用禮爲子曰不可行也行仁必以禮節之或曰禮豈爲我輩設哉阮籍云子不答既而謂薛收曰斯人也旁行而不流矣旁行一隅不知流通之變安知教意哉有若謂先王之道斯爲美也有若孔子弟子文中子曰七制之主道斯盛矣七制註見上薛收曰何爲其然子曰嗚呼惟明王能受訓續書有訓收曰無制而有訓何謂也子曰其先帝之制未亡乎大臣之

命尚正乎若孝武之制未亡桓榮之命尚正則可以訓前漢諸帝也光武之制未亡桓榮之命尚正則可以訓後漢諸君也無制而有訓天下其無大過矣否則蒼生不無大憂焉若昌邑王不廢東海王不讓則必有兵爭起而生民憂也薛收曰讚其非古乎續書有讚子曰唐虞之際斯爲盛大禹皐陶所以順天休命也益贊于禹又皐陶曰賛賛襄哉文中子曰議天子所以兼采而博聽也續書有議唯至公之主爲能擇焉公朝共議擇善而從文中子曰誠其至矣乎續書有誠古之明王敬慎所未見悚懼所未聞刻於盤盂盤銘云德日新荀子曰君者盤也水者民也盤圓則水圓君者盂也盂方則水方勒於几杖杖銘云扶危定傾皆戒也居有常念動無過事其誠之功乎常念日新扶危之誠自無過薛收曰諫其見忠臣之心乎續書有諫其志直其言危志直若周昌云口不能言心知不可是也言危若樊噲云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是也子曰必也直而不迫危而不詆其知命者之所爲乎不迫若賈誼曰今之進言者皆云天下治臣獨以爲未是也知命爲知其君可諫則諫進退不違天

命也狡手遊上吾不與也狡謂志不正也危也非忠厚故曰賈瓊曰虐哉漢武未嘗從諫也子曰生知之乎雖不從未嘗不悅而容之子言漢武大體生知不由人諫而理也若初即位崇太學立明堂黜百家策賢良雄才大略此皆天縱也如汲黯之訐才朔之滑稽雖未聽亦能容之矣故賢人攢于朝直言屬於耳斯有志於道故能知悔而康帝業賢人若仲舒申公枚臯相如嚴樂輩是也此數子每大匡奏事則皆辯論之是攢于朝屬於耳也晚年下詔覺用兵之悔封丞相田千秋爲富民侯是知悔而帝業康也可不謂有志之主乎續書所以有志子曰姚義之辯李靖之智賈瓊魏徵之正薛收之仁程元王孝逸之文加之以篤固七子各得一長更能敦篤則固申之以禮樂可以成人矣既固矣必能成之禮樂通才然後及也子謂京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京房字君明習災變之學以卦直日用事本姓李氏而輒自推律改爲京氏郭璞字景純好陰陽筭術被髮銜刀竟坐誅二子並乖正經亂人倫者也子曰冠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士冠禮二十而冠三十而昏成人正家不可廢也喪

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亦言士喪祭禮也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也又曰祭必自其祖嗚呼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傷時廢此四禮越公問政子曰恭以儉楊素驕侈故規之邳公問政蘇威封邳國公爲僕射子曰清以平威以老臣貴位引其子夔預朝政非清白公平也故亦規之安平公問政李德林封安平郡公子曰無鬬人以名德林文學擅名然多自負見毀于時故規之使無鬬名子謂薛收賈瓊曰春秋元經其衰世之意乎義直而微言曲而中直微曲中蓋權行取中

越公初見子遇內史薛公曰公見王通乎楊素問薛道衡薛公曰鄉人也並家河東是其家傳七世矣家傳儒業皆有經濟之道而位不逢不逢明時越公曰天下豈有七世不逢乎薛公曰君子道消十世不逢有矣若孔子自弗父何嗣厲公及正考甫佐戴武宣公至孔父嘉立殤公至仲尼凡三百年不遇明時三十年爲一世越公曰奚若其祖公曰王氏有祖父焉有子孫焉雖然久於其道鍾美於是也是人必能叙彝倫矣

六經續而彝倫敘子出自蒲關自長安出蒲州關龍門關北歸晉關文陸逢止之曰未可以遯我生民也陸逢賢人隱於關吏子爲之宿翌日而行子知其賢意在生民故特爲宿未忍去陸逢送子曰行矣江湖鱣鯨非溝瀆所容也聖道大非羣小所知程元曰敢問風自火出家人何也易彖詞子曰明內而齊外離明巽齊故家道正而天下正治國者先齊家子曰仁義其教之本乎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謂教本先王以是繼道德而興禮樂者也韓愈曰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然則道德者本仁而中和之所以爲禮樂也子曰禮論聖門南向使人出入而節限內外其皇極之門乎聖人所以嚮明而節天下也其得中道乎解上文皇極義故能辯上下定民志上不偪下下不僭上人志自定是中也或問君子子曰知微知章知柔知剛易繫辭曰君子不器何如子曰此之謂不器即此微章柔剛是不器文中子曰周齊之際王公大臣不暇及禮矣北齊高洋至高緯二十八年後周自宇文覺至介國公二十五年日尋干戈雖有名臣豈暇及禮哉

獻公曰（安東獻公）天子失禮則諸侯脩於國諸侯失禮則大夫脩於家（周東遷邦禮喪韓宣子適魯曰周禮在魯矣此諸侯脩於國也魯三家專政八佾舞庭孔子自衛反魯乃定禮樂此大夫脩於家也）禮樂之作獻公之志也（禮論樂論蓋推獻公之志而作）程元問六經之致（續經）子曰吾續書以存漢晉之實（續書起於漢高祖止晉武帝）續詩以辯六代之俗（六代詩見上）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晉東遷故南朝推運曆後魏據中原故北朝推運曆以齊梁陳爲正統爲正統於是南北二史夷虜相稱而天下疑矣元經者所以尊中國故中國無主則正統在晉宋中國有主則正統歸魏周）讚易道以申先師之旨（申明十翼也）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後王有不合周公制作者則論而正之）如斯而已矣程元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天子何處乎（處居中）子曰吾於道屢伸而已（言我亦不作亦不述蓋以微言絕大義乖則我再三伸明之爾）其好而能樂勤而不猒者乎（言我但好學不猒而已）聖與明吾安敢處（不敢當程元所言）子曰有坐而得者有坐而不得者有行而至者有

不行而至者老子曰坐進此道書曰行之惟難坐之行之一也而有得與不得有至有不至此言人性差殊各由所習遂相遠也子曰見而存國所見而存諸心未若不見而存者也不待見而心常存之猶言不勉而中不言而信也子曰君子可招而不可誘可以禮招不可以機誘可羸而不可慢羸謂道不同慢謂傷名教輕譽苟毀好憎尚怒小人哉四者偽情子曰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君子不與也不與之交子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踈近而不狎頹如也頹如不矜持之貌子遊汾亭坐鼓琴君子不去琴瑟有舟而釣者過曰美哉琴意釣隱者也聞琴知意傷而和怨而靜傷怨和靜乃縵傷絃調也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非太公之都磻溪則仲尼之宅四濱也時亂賢人隱於野磻薄官反子驟而鼓南風釣者曰嘻非今日事也道能利生民功足濟天下其有虞氏之心乎不如舜自鼓也聲存而操變矣所傳南風聲則存矣而所操者之情則變而不類子遽捨琴謂則人曰情之

夔聲也如是乎起將延之釣者搖竿鼓棹而逝門人追之子曰無追也播鼗武入于河擊磬襄入于海固有之也（掌鼗掌鼓之官武襄是其名也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遂志其事作汾亭操焉（文中子撰此操）子之夏城（絳州有夏城縣）薛收姚義後遇牧豕者問塗焉牧者曰從誰歟薛收曰從王先生也牧者曰有鳥有鳥則飛于天有魚有魚則潛于淵（一本作泉後人避唐諱也）知道者蓋默默焉（牧者亦隱士也意謂魚鳥尚得其所知道者何不默而遁）子聞之謂薛收曰獨善可矣（既云知道即不可獨善其身必當言斥牧者）不有言者誰明道乎（于天下使明而行焉）子不相形（不可以貌取人）不禱疾（無妄之疾勿藥有喜）不卜非義（不疑何卜）子曰君子不受虛譽不祈妄福不避死義（三者常德也）文中子曰記人之善而忘其過溫大雅能之（深而弘能容物）處貧賤而不懾魏徵能之（直而遂能強立）聞過而有喜色程元能之（好禮儉嗇貧田候反）慎密之（好學）亂世羞富貴實感能之

不出董常能之時知陳叔達謂子曰吾視夫子之道何其早成也子謂隋文帝時年二十一是早成子曰通於道有志焉又焉取乎早成耶言志學於道非務早成叔達出遇程元賓威於塗因言之程元曰夫子之成也吾儕慕道久矣未嘗不充欲焉所問道必充其欲遊夫子之門者未有問而不知求而不給者也凡登門者皆充欲詩云實獲我心蓋天啓之非積學能致也言早成亦非志學蓋天縱生知爾子聞之曰元汝知乎哉天下未有不學而成者也必須學或問長生神仙之道子曰仁義不修孝悌不立奚爲長生苟不仁不孝長生何爲甚矣人之無厭也秦皇漢武無厭妄求或問嚴光樊英名隱光字子陵少與漢光武同學除爲諫議不就耕於富春山釣於瀨上樊英字季齊明經善推步之術順帝徵不出隱於壺山此並不求名而隱故曰名隱子曰古之避言人也避毀譽之言而已問東方朔朔字蔓倩漢武帝時爲郎諸郎呼爲狂人醉歌曰陸沉於俗避世金馬門子曰人隱者也詭迹混俗不自求別於衆人故曰人

隱子曰自太伯虞仲已來天下鮮避地者也古公長子太伯次虞仲少季歷季歷子昌有聖瑞太伯虞仲知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如荆吳以讓季歷一云虞仲乃仲雍之孫也君於吳後武王克商封虞仲於周未知孰是言人皆奔之遠地以避賢君故曰避地仲長子光天隱者也無往而不適矣因言數人其隱則一而道德相遠或藏名或混俗或讓國皆執一有迹也惟天隱浩然太虛孰爲名孰爲俗孰爲國惟變所適人不能知是天隱也子曰遁世無悶其避世之謂乎避世即天隱也生世間治則彰亂則晦樂則行憂則違適時而已又何悶哉此與名隱人隱地隱異矣非夫無可無不可不能齊也可不可齊致則成天隱文中子曰小雅盡廢而春秋作矣四夷交侵故春秋作以尊中國小化皆衰而天下非一帝續詩有大化小化亦大小雅之義也及其衰也四夷僭帝號故曰非一帝元經所以續而作者其衰世之意乎救世衰故續春秋之法子在絳出于野遇陳守叔達時爲絳郡守曰夫子何之乎子曰將之夏絳州夏城縣陳守令勸吏息役慮其師見役民董常聞之曰吾知夫子行國矣未嘗虛行也漢置八使行國以觀天下風俗文中子一

布衣出行而郡守息役是不虛行也賈瓊事楚公因讒而歸以告子楚公註見上子曰瓊汝將閉門却掃歟不知緘口而內修也古人杜門却掃者義在緘口淨其內也瓊未達古人之意焉將謂眞閉門仲長子光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爲運奇一時之用無爲長世之圖文中子以爲知言言得大者遠者文中子曰其名彌消其德彌長其身彌退其道彌進此人其知之矣此人即謂仲長子光也退宅平無爲則知消長進退之極致也子曰知之者不如行之者苟不能行猶不知行之者不如安之者委物以能不勞聰明安然而事自行此亦廣上文無爲之義仲長子光字不曜董常字履常子曰稱德矣子之叔弟績字無功子曰字朋友之職也朋友呼而字之非自立也神人無功非爾所宜也常名之績終號無功子自作傳弃官不仕季弟名靜薛收字之曰保名子聞之曰薛生善字矣靜能保名有稱有誠薛生於是乎可與友也表德則稱之未有可稱則誠之蓋益友矣

空一行

中說卷第六 辛酉四月初十日午刻校 藏園

中說卷第七

述史篇

阮逸註

子曰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乎罵矣故君子沒稱焉太熙晉惠帝元年也已後至十六國載記及南北史有索虜島夷之呼如詬罵焉楚公作難賈瓊去之楚難注見上子曰瓊可謂立不易方矣常封象云也瓊事楚公不預事溫彥博問知子曰無知彥博本以多知爲問子答以無知是知也問識子曰無識不言如愚彥博曰何謂其然子曰是究是圖

然乎（崇德詩箋云汝採謀之誠如是矣）

深乎哉此文王所以順帝之則也（大雅皇矣云不不知順帝之則）

子曰詩有天下之作焉（謂大雅）有一國之作焉（謂國風）有神明之作焉（謂頌）吳季札曰小雅其周之衰乎豳其樂而不淫乎（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季札聘魯觀周樂聽小雅曰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聞周南召南曰勤而不怨聽豳曰樂而不淫）

子曰孰謂季子知樂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烏何也小雅自鹿鳴至菁菁者莪皆言先王之德也故天保已上治內采薇已下治外後王能修先王之政仲尼刪詩謂雖不及先王之大然亦不失其政故曰小雅言政之小者也季子所聽云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則不謂變雅者也幽厲之世國異政家殊俗斯變雅作矣然有先王之遺民不敢怨貳亦由先王盛德使然文中子曰周之盛也何衰乎）

豳烏乎樂其勤而不怨乎（季子言周南召南勤而不怨蓋古文誤也當謂豳詩爾雅豳周南關雎樂而不淫豳實無樂文中子辯季札必知樂此文之誤耳）

子曰太和之主有心哉（後魏孝文帝）瓊曰信美矣子曰未光也（有心於治美矣未成化是未光）

中子曰无經作君子不榮祿矣（易否對天不交否君

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言晉惠而下否矣故元經作董常書續書有魏而無吳蜀子慨然歎曰於予曰吳蜀遂忘乎通也敢忘大皇昭烈之懿識孔明公瑾之盛心哉吳主孫權謚大皇帝蜀主劉備謚昭烈皇帝蜀相諸葛亮字孔明吳相周瑜字公瑾懿識謂能任賢也盛心謂亮云普天之下莫匪漢民瑜云曹公託名漢相實漢之賊是也董常曰大哉中國五帝三王所自立也五帝少昊都曲阜顓頊都濮陽帝嚳都亳堯都冀舜都蒲三王夏都安邑湯都亳周都雍洛皆中原之國也衣冠禮義所自出也故聖賢景慕焉春秋以中國爲法中國有一聖賢明之中國有並並謂吳蜀是也聖賢除之耶除吳蜀子曰噫非中國不敢以訓周孔之志董常曰元經之帝元魏何也元經紀年書帝春正月起晉惠帝止東晉及宋未忘中國故帝之至齊梁則中國有元魏故帝魏矣子曰亂離斯瘼吾誰適歸詩四月篇云亂離瘼矣爰其適歸箋云今政亂憂病必有之歸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必君元魏且居先王之國都洛受先王之道建明堂修典禮予先王之民矣予文中子自謂言自晉穆公已來事魏故曰先王之民

民謂之何哉何爲不帝董常曰敢問皇始之授魏而帝晉何也魏太祖入長安始有中原是歲丙申皇元年當東晉孝武帝盡太元二十一年也然元經尚以安恭紀年子曰主中國者將非中國也晉主中國至孝武帝名存而實去矣故曰非中國我聞有命未敢以告人楊之水篇云也聞有善政之命未敢告動民心去之則猶傷之者也傷之者懷之也雖寰去尚追懷之董常曰敢問卒帝之何也魏至孝文方得紀帝子曰貴其時大其事於是乎用義矣天時人事盛大而帝之得其宜也子曰穆公來王肅至而元魏達矣穆公北宋順帝升明二年奔魏王肅字恭懿齊明帝建武四年亦奔魏並魏孝文時也北爲晉陽太守肅爲平南將軍皆預國政北累薦肅肅制典章律令故曰達矣子曰非至公不及史也以先王爲公叔恬曰敢問元經書陳亡而具五國何也書隋九年春帝正月晉宋齊梁陳亡子曰江東中國之舊也衣冠禮樂之所就也永嘉之後江東貴焉晉懷帝永嘉二年琅邪王睿自徐州移鎮建業中國衣冠往依焉而卒不貴貴猶興也無人也元明成三帝二十餘年賴王導爲之輔康穆之世桓溫專

政晉祚中微至孝武朝頓謝安爲之佐江東復振安卒後桓玄篡位劉裕興焉是無多賢人使然齊梁陳於是乎不與其爲國也宋嘗有樹晉之功君子猶與之也至齊梁陳無復念中國但自相篡立故曰不與其爲國也及其亡也君子猶懷之齊梁陳亡君子猶懷晉宋故書曰晉宋齊梁陳亡具五以歸其國歸晉舊國且言其國亡也春秋書梁亡言自亡也江東亦然不任賢不修典禮尚淫靡之文自取亡國故曰自亡嗚呼棄先王之禮樂以至是乎南朝喪棄古道叔恬曰晉宋亡國久矣今具之何謂也子曰衣冠文物之舊君子不欲其先亡宋嘗有樹晉之功有復中國之志宋祖劉裕平桓玄盧循此樹晉功也伐南燕擒慕容超伐後秦姚泓平洛陽修謁五陵留子義眞守長安此復中國志也亦不欲其先亡也故具齊梁陳以歸其國也其未亡則君子奪其國焉曰中國之禮樂安在齊梁陳不修禮樂但自謀立故君子至公及史以其未亡而必奪之也其已亡則君子與其國焉曰猶我中國之遺人也已亡謂晉宋禮樂猶存先王之化衣冠猶有中國之人故君子及史雖其已亡而必與之也叔恬

曰敢問其志文中子法然而興曰銅川府君之志也通不敢廢銅川子之父也著興衰要論言六代得失此其志也書五國並時而亡蓋傷先王之道盡墜故君子大其言極其敗於是乎掃地而求更新也期逝不至而多爲衃枕杜篇云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逝往也恤憂也言君子未來我憂恤之往不可期其來至而徒多日爲病也文中子喻已懷先王之道亦猶此詩爾汝知之乎此元經所以書也所以書五國皆亡也文中子曰漢魏禮樂其末不足稱也末謂末節也然書不可廢尚有近古對議存焉續書有對議問對若高貴鄉公問諸儒經義亭于俊馬昭等對曰三王以德化民三王以禮爲治是也議若夏侯玄議時事曰銓衡臺閣上之分孝悌閭里下之分是也制誌詔冊則幾乎典誥矣制發於君心也誌臣下誌君之善也誥君以告于下也冊君求于賢也皆近於二典九誥薛收問仁子曰五常之始也五常一曰仁在乾四德爲善長在孟子四端爲惻隱問性子曰五常之本也本謂善也孟子曰人性無不善孔子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問道子曰五常一也性善其道一也禮曰率性之謂道賈琰

曰子於道有不盡矣乎言夫子以聞人不可教而夫子不盡以道教之乎子曰通於三才五常有不盡者神明歷也責賈瓊不知心也言三才五常之道有爲之教吾盡之矣如要無爲則退藏於密不能盡焉或力不足者斯止矣智不及則有不盡焉故不教爾也此謙辭裴晞問穆公之事續書有此篇名事則未詳子曰舅氏不聞鳳皇乎覽德暉而下何必懷彼也晞文中子之舅也鳳翔千仞有德則來無德則去叔恬曰穆公之事蓋明齊魏言續書之事非爲穆公而已蓋明南齊篡國君子振鳳翮而去之穆公所以來魏也裴晞曰人壽幾何吾視仲尼何其勞也應聘列國未嘗暫暇子曰有之矣其勞也敢違天乎仲尼誠有此勞也然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豈敢違天焉知後之視今不如今之視昔也子自謂我勤道亦勞也然後人視我亦將譏人壽幾何也溫大雅問如之何可使爲政子曰仁以行之寬以居之深識禮樂之情若周公是也敢問其次子曰言必忠行必恕鼓之以利害不動若孟軻是也敢問其次子曰謹而固廉而慮齪齪焉自保

不足以發也若伯夷叔齊是也觀測角反子曰降此則寗
寗之人爾苟無周公之深識孟軻之不動又無伯夷叔齊之謹固則是竊祿如
寗寗者爾寗容朱反何足及政抑可使備員矣若漢之張禹魏
之鍾繇晉之張華之類備員相位實非及民之政也子曰宗祖廢而氏
姓離矣朋友廢而名字亂矣大宗小宗同尊其祖所以親族
不離朋友相字以表其德所以稱謂不亂內史薛公謂子曰吾文
章可謂淫溺矣薛道衡自謂淫文溺於所習文中子離席
而拜曰敢賀丈人之知過也薛公因執子手

喟然而詠曰老夫亦何異之子振頽綱詠古詩也頽綱謂六朝文弊子將之陝河南陝縣唐置陝州門人從者鏘
鏘焉被于路子止之曰散矣不知我者謂我
何求門人乃退黍離詩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子
謂賀若弼曰壯于趾而已矣大壯初九壯于趾征凶言居下用剛也子曰天下未有不勞而成者也孟子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賈瓊問正家之道子曰言有物而行
有常答以家人卦大象詞王孝逸謂子曰盍說乎游說

曰嗚呼言之不見信久矣困卦繇云有言不信周公之詞也故曰久矣吾將正大人以取吉尚口則窮也且致命遂志其唯君子乎困卦繇云正大人吉彖曰正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言命雖致困志必遂通文中子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麟不遇時天命窮矣元經其以人事終乎故止於陳亡先王之道掃地而求更新是人事極矣於是乎天人備矣春秋王次春正次王是天人之道參焉孔子因天命之窮仲淹因人事之極天人之道一也薛收曰何謂也子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此董仲舒解春秋云也故君子備之子曰可與共樂未可與共憂可與與共憂未可與與共樂吾未見可與與共憂樂者也樂謂守成也治成則與民同樂憂謂慮始也事初則與民同患凡可與守成者難與慮始若成王初疑周公是也可與慮始不可與守成若范蠡終避句踐是也有始有卒難全也哉二帝三王可與憂矣堯禪舜舜禪禹天下共樂矣湯伐桀武王伐紂天下共憂矣憂樂皆以天下故文中子以天下之道共與而言之也子曰非君子不可與語變變權也反經合道之謂也孔子曰可

與適道未可與權子讚易至于革歎曰可矣其孰能爲此哉大業可革至初九曰吾當之矣又安行乎革初九曰鞏用黃牛之革象曰不可以有爲也薛收問一卦六爻之義子曰卦也者著天下之時也關氏易傳曰乾坤屯濟四卦時之門變之開闔也餘六十卦爲六十時而小言之六時而已爻也者倣天下之動也爻效也趨時有六動焉吉凶悔吝所以不同也一卦一時之動適時則吉失時則凶收曰敢問六爻之義子曰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誰能過乎天時人事不過乎六關氏易傳曰六者天地生成之謂也程元薛收見子子曰二生之學文奚志也對曰尼父之經夫子之續不敢殆也殆怠同子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車攻詩云也允信展誠也大成謂致太平居而安動而變可以佐王矣居而安可與立也動而變可與權也董常之喪子赴洛常死在洛道於沔池河南有沔池縣唐置穀州主人不授館子有飢色坐荊棘間讚易不輟也謂門人曰久矣吾將輟也輟讚易而竟未獲未獲不知

今也而通大困困而不憂窮而不懾通能之斯學之力也主人聞之召舍具餐焉（世俗亦知非常人餐千安反）賈瓊請絕人事子曰不可（絕之接之端是執一此）瓊曰然則奚若子曰莊以待之信以從之去者不追來者不拒泛如也斯可矣（亂世當如此）文中子曰賈誼矢孝文崩則漢祚可見矣（賈誼年十八上書孝文帝謂才堪卿相然未及大用而誼夭帝崩使漢祚不及三代之永誠以此爾）子曰我未見謙而有怨亢而無辱惡而不彰者也（三者必然之理）董常曰子之十二策奚稟也子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此其稟也（策今士）董常曰噫三極之道稟之而行不亦煥乎（極者謂動也）子曰十二策若行于時則六經不續矣董常曰何謂也子曰仰以觀天文俯以察地理中以建人極吾暇矣哉（足緣無爲）其有不言之教行而與萬物息矣（堯民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何力於我哉是也）文中子曰天下

有道聖人藏焉閑暇故藏天下無道聖人彰焉辯不得已董常曰願聞其說子曰反一無跡庸非藏乎反一謂反復一性也復靜則萬慮何有老子曰歸根曰靜是也無跡謂無形也無形聖人所以藏諸用蓋不言之教也因貳以濟能無彰乎貳謂異端也異端乖乎大義我則闢之爾如尼父因史法之貳作春秋以濟之孟子因邪說之貳舉仁義以濟之文中子因亂華之貳尊元經以濟之蓋有爲之典也如有用我者當處於泰山矣泰山魯國周公禮樂之地文中子周之後故慕焉一說泰山黃帝有合宮在其下可以立明堂之制焉董常曰將沖而用之乎沖虛也老子曰道沖而用之言子不求官達而思慕泰山黃帝周公之道是將假沖虛爲詞乎易不云乎易簡而天地之理得矣易簡言無爲也道沖用則知子之志有不可爲矣杜淹問七制之主子曰有大功也註見上問賈誼之道何如子曰釋疑亡矣易睽卦曰遇雨則吉羣疑亡也誼上書文帝曰漢興二十餘年當更秦之法定官名禮樂又對鬼神之事君臣相和如遇雨吉矣此其道也或問楚元王子曰惠人也惠才惠也元王名交好書多才嘗與魯申公白公穆生同受詩作傳曰元王詩又穆生不飲酒王設醴待之是惠也問河間獻王子

曰智人也智謂能周防也獻王名德好收書與朝廷等是時淮南王亦好書多招浮辯獻王修禮樂服儒術帝策問三十餘事王對以道術得事之中立是智也問東平王蒼子曰仁人也仁謂樂善也王名蒼明帝重之位三公上蒼意不安上疏歸藩帝問處家何樂蒼曰爲善最樂是仁也問東海王强子曰義人也光武太子名强母郭后有罪廢而强不自安乞歸藩光武不忍遲迴數年方許之遂封東海大國後明帝立蓋强讓之也故曰義保終榮寵不亦宜矣言四王皆善終有惠智仁義子曰婦人預事而漢道危乎呂后梁后產祿之擅權冀之跋扈終危漢也大臣均權而魏命亂矣司馬宣王與曹爽爭權相傾終亂魏也儲后不順而晉室隳矣惠帝衷太子遏未加師訓而立果隳晉祚此非天也人謀不臧咎矣夫天謂曆數也人謂典禮也典禮不修故也此是人謀不臧之咎

空一行

中說卷第七 辛酉四月十一日校

中說卷第八

魏相篇

阮逸註

子謂魏相眞漢相識兵畧達時令遠乎哉魏相字弱翁學易道舉賢良爲漢宣帝相諫伐西域是識兵畧作明堂月令議是達時令也

子曰孰謂齊文宣曹而善楊遵彥也北齊文宣帝高洋即位以法御下以功業自矜而曹於爲政然善待楊遵彥又似非曹楊愔字遵彥事跡註見上

謂孝文明吾不信也後魏孝文帝元氏名宏都洛陽文物制度始備然有王虬不能用有爾朱榮不能圖似不明也

謂爾朱榮忠吾

不信也榮字天寶有戰功爲都督將軍害帝恐其難制也手刃殺之后及少主而奉莊帝

謂陳思王善讓也能汙其迹可謂遠刑名矣醉酒馳馬是汙迹也求小責免大患是遠刑也

人謂不審吾不信也皆謂植以才自顯不知汙迹保晦其心密矣

董常問古者明而不視聰而不聞有是夫古知道者視聽不用耳目故問

子曰又有圓而不同方而不礙直而不抵抵訐也曲而不佞者矣廣推其類終乎中道

常曰濁而不穢清而不皎剛而和柔而毅可乎常問一知十

子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捨之則全吾與爾有矣既泛言其道故終顯其志

子遊馬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晉州有馬頰河牛首山

登降信宿從者樂姚義賫威進曰夫子遂得潛乎潛隱也

子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詩正月篇也箋云喻賢人道不行雖潛伏亦甚易見

威曰聞朝廷有召子議矣大業十一年再徵皆不至

子曰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箋云彼王求我如不得言禮命多也仇仇警警也雖執留我然不問我功力

姚義曰其車

既載乃棄爾輔箋云車載物輸王之任國事也弃其輔遠賢也實威曰終踰絶險曾是不意箋云車度險曾不爲意乎輸治國亦然子喟然遂歌正月終焉感愴長言之終其意也既而曰不可爲矣言隋必亡不可救子曰書以辯事詩以正性言常道在乎事思無邪在乎性禮以制行行不可縱必禮以制之樂以和德德不可苦必樂以和之春秋元經以舉往仲尼舉周公之典禮仲淹修孔父之筆法是往也易以知來生生不窮是來也先王之蘊盡矣蘊奥賾也王孝逸曰惜哉夫子不仕

詰人徒生矣賈瓊曰夫子豈徒生哉以萬古爲兆人五常爲四國三才九疇爲公卿又安用仕董常曰夫子以續詩續書爲朝廷禮論樂論爲政化賛易爲司命元經爲賞罰此夫子所以生也叔恬聞之曰孝悌爲社稷不言爲宗廟無所不知爲富貴無所不極爲死生天下宗之夫子之道足矣雖生亂世而門人能宗其教以行於天下生亦足矣詰陟列反賈瓊曰中山吳欽天下之孝者

也吳欽史傳不顯其處家也父兄欣欣然其行事也父兄焦然若無所據欣悅也焦猶孑也孑然如無依據言事自集子曰吾黨之孝者異此設此以證彼之非其處家也父母晏然晏安也言不欣嗃而自安其行事也父兄恬然若無所思無思言無事也安用據哉裴嘉有婚會裴嘉未見薛方士預焉方士未見酒中而樂作方士非之而出士婚禮三日不舉樂子聞之曰薛方士知禮矣然猶在君子之後乎孔子言先進於禮樂謂情生禮樂之前也後進於禮樂謂文修於禮樂之後也方士不先爲語之而後非之無益也故禮則然矣而用之何不從先進文中子曰元經有常也所正以道於是乎見義常經也經正則義存若五始不可移易是也元經有變也所行有適於是乎見權公羊傳曰反經合道爲權言順時有適不執常道若與奪南北以尊中國是也權義舉而皇極立矣取衷義見上董常曰夫子六經皇極之能事畢矣董常知六經一貫而道皆歸乎大中也文中子曰春秋一國之書也周室一國其以天下有國而王室不尊乎故約諸侯以

尊王政約禮法以明天命之未改此春秋之事也天命在周未改元經天下之書也罷侯置守天下爲一國其以無定國而帝位不明乎無定國謂南北分各無一定也不明謂僭號作也徵天命以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歸此元經之事也天命不改則周室以一國爲春秋天命有歸則晉宋魏周隋合天下爲元經文體雖殊其志一也董常曰執小義妨大權春秋元經之所罪歟上文云權義舉而皇極立董常推此意以爲義大權小則正以義歟或義小權大則適乎權歟子曰斯謂皇之不極執小妨大是大之不中也故必執大弃小是謂大中御河之役子聞之曰人力盡矣魏郡白溝煬帝開永濟渠名御河運糧征遼子居家不暫捨周禮門人問子子曰先師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先師謂孔子也定禮樂時極周道而已通也宗周之介子敢忘其禮乎孔子尚極此說我小子敢暫捨哉子曰周禮其敵於天命乎周公典禮與天命齊其長久故曰敵也春秋抗王而尊魯其以周之所存乎抗舉也春秋舉周王正朔而書於魯史者以周禮盡在魯故也元經

抗帝而尊中國其以天命之所歸乎元帝號以得中國者爲正朔蓋天命歸中國也張玄素史傳未見問禮子曰直
爾心儼爾形動思恭靜思正問道子曰禮得
而道存矣上四事合禮則道在其中玄素出子曰有心乎
禮也夫禮有竊之而成名者況躬親哉竊謂非已
有也假外飾而行之尚得成名況玄素有心於克己哉孟子曰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焉知其非有也魏徵問君子之辯子曰君
子奚辯而有時乎爲辯不得已也其猶兵乎
若湯武之兵伐桀紂孟子之辯排楊墨皆不得已也董常聞之曰君子
有不言之辯不殺之兵亦時乎若顏回不言如愚知時之
不可爲也老子云善戰不陣時可無爲也子曰誠哉不知時無以
爲君子善董常聞辯知時也文中子曰聞謗而怒者讒
之由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爲謗譽所動靜則讒佞得
計矣絕由去媒讒佞遠矣子曰聞難思解見利
思避好成人之美可以立矣子謂董常曰我
未見勤者矣如天不息者蓋有焉我未之見也因

激常子曰年不豐兵不息吾已矣夫年天兵人也子謂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針藥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黃公侯生未見房玄齡問正主庇民之道子曰先遺其身曰請究其說子曰夫能遺其身然後能無私無私然後能至公至公然後以天下爲心矣道可行矣修已以及天下漸也玄齡曰如主何再問正主之說子曰通也不可究其說蕭張其猶病諸蕭何知其主不可以正也而私營物產張良亦私自從赤松子遊皆病也噫非子所及姑守爾恭執爾慎庶可以事人也言隋主不可正江都有變煬帝幸江都宮宇文化及弒逆子有疾謂薛收曰道廢久矣道謂先王典禮如有王者出三十年而後禮樂可稱也稱舉也斯已矣斯隋不能舉收曰何謂也子曰十年平之十年富之十年和之斯成矣平亂富民和以禮樂自江都有變是歲庚辰唐高祖武德三年也平之十年至太宗正觀三年天下太定又富之至正觀十三年房玄齡奏太平又和之終正觀二十三年太宗崩禮樂已和然未大成蕭

子曰早婚少娶教人以偷偷薄也人以亂言弃古禮是掌教者之罪也且貴賤有等各有等降之數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國風正夫婦王化之本也子謁見隋祖一接而陳十二策編成四卷門人編之薛收曰辯矣乎董常曰非辯也理當然爾理奥則言辯非務其辯也房玄齡請習十二策誦習子曰時異事變不足習也適救隋弊非經久策虞世基世南兄也煬帝時參掌朝政唯諾取容而已煬帝遇弑世基見害遣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通有疾不能仕也飲使者歌小明以送之小雅詩大夫悔仕於亂世也首章云豈不懷歸畏此罪罟言世基必罪死世基聞之曰吾特遊縉繳之下也若夫子可謂冥冥矣楊子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文中子曰問則對不問則述若策問之則對不爾則自述其道待時而行竊比我於仲舒董仲舒漢武帝時對賢良策後爲公孫弘所抑退免以著書爲業子曰吾不仕故成業成所述業不動故無悔悔生乎動不廣求故得得足也不雜學故明明道也文中子曰凝滯者

智之蠢也忿憾者仁之賸也纖悋者義之蠹也蠢賸蠹皆喻害物蠢亡遇反賸從曾反又徒得切蠹都故反子曰元經之專斷蓋蘊於天命吾安敢至哉天命未改於晉祚則元經斷之於江南天命有歸於中國則元經斷之於後魏言此皆天下所蘊非我能至也董常聞之曰元經之與天命夫子而不至其孰能至也子謂賓威曰既冠讀冠禮將婚讀婚禮居喪讀喪禮既葬讀祭禮朝廷讀賓禮軍旅讀軍禮故君子終身不違禮言學禮有次序賓威曰仲尼言不學禮無以立此之謂乎言孔子教鯉亦謂此次序子述婚禮述在禮論賈瓊曰今皆亡又焉用續續補亡也子曰瓊爾無輕禮無諂俗輕古禮阿時俗是汝也姑存之可也續而存之待時而行子贊易至觀卦曰可以盡神矣盥而不薦可以盡神之奧子曰古者進賢退不肖猶患不治有天下舉賢才則不肖者遠矣今則吾樂賢者而哀不賢者樂之不能進之也哀之不敢退之也如是寡怨不退之故不肖者不怨猶懼不免不免怨害詩云惴惴小

心如臨空谷詩小宛篇注云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子讀說苑劉向撰三十卷曰可以輔教矣其說禮樂可子左右教化之韓城馮翊有韓城縣自龍門闕先濟龍門漢皮氏縣魏改爲龍門隋屬絳州今河中有縣賈瓊程元後從行在後闕吏仇璋字伯成止之曰先濟者爲誰止二子問之吾視其顙顙如也重而不元顙重之貌元昂也目燦如也澈而不瞬澈清也瞬目曰瞬口敦如也闞而不張敦厚闞深也鳳頸龜背鬚垂至腰參如也參參然盛貌與之行俯然而色卑與之言泛然而後應浪驚拖旋而不懼言狀視皆異常人是必有異人者也吾聞之天下無道聖人藏焉鞠躬守默斯人殆似也鞠躬謂卑俯守默謂泛應程元曰子知人矣是王通者也賈瓊曰吾二人師之而不能去也仇璋曰夫杖一德乘五常扶三才控六藝吾安得後而不往哉遂捨職從於韓城子謂賈瓊曰君子哉仇璋也比董常則不足方薛收則有餘文中

子曰吾聞禮於關生見負樵者幾焉關子明霍汲皆隱於樵漁幾近也吾將退而求諸野矣野謂漁樵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機易泄多動不可與久處心易躁吾願見僞靜詐儉者矯時罕眞靜儉者賈瓊曰知善而不行見義而不勸雖有拱璧之迎吾不入其門矣譏隋朝大臣不勸善而飾虛禮子聞之曰强哉矯也瓊也明而殺故曰强矯仇璋謂薛收曰子聞三有七無乎收曰何謂也璋曰無諾責不責人以必諾無財怨不以財使人怨無專利必先利人無苟說所悅必以道無伐善不自矜伐無棄人片善亦取無畜憾不念舊惡薛收曰請聞三有璋曰有慈有儉有不爲天下先收曰子及是乎曰此君子之職也璋何預焉子聞之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裳裳者華篇註曰似嗣也子曰君子先擇而後交擇可交則與交小人先交而後擇驟以利合擇之即壞故君子寡尤小人多怨良以是夫子曰君子不責人

所不及不强人所不能强謂力使之不苦人所不好夫如此故免免今世之禍老聃曰吾言甚易行天下不能行信哉信今亦然仇璋問君子有爭乎子曰見利爭讓聞義爭爲有不善爭改言君子果有爭但爭爲善而已薛收問聖人與天地如何子曰天生之地長之聖人成之天陽地陰之謂道聖人經之以善誠之以性故天地立而易行乎其中矣薛收問勿子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曰仁與義成性之本收退而歎曰乃今知人事修天地之理得矣始悟易子謂收曰我未見欲仁好義而不得者也言人性修則天理得如不得斯無性者也仁義性之本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應物而不化物則能復性故曰欲仁好義此言明天理也若化物而不能反躬復性則是天理滅矣故曰無性此言昧人事也子曰嚴子陵釣於湍石嚴光人字子陵漢光武故人不仕隱釣於七里湍爾朱榮控勒天下註見上文故君子不貴得位爾朱榮得位嚴光不貴之也子曰火炎上而受制於水水趨下而得志於火故君子

不欲多上人言君子如水之性無不下子讚易至山附于地剥曰固其所也山固宜附地人固宜復靜將安之乎庸亂道剥我將何之是以君子思以下人孔子象曰君子以厚下安宅芮城府君讀說苑芮城說苑註見上子見之曰美哉兄之志也于以進物不亦可乎說苑有進物義子之居常湛如也言必恕動必義與人款曲以待其會會謂理與情會合故君子樂其道小人懷其惠小人但知惠叔恬曰凝於先王之道行思坐誦常

君不及臨事往來常若無誨若無人教誨我道果艱哉子曰吾亦然也言先王之道非凝能及答云吾亦然實勉之爾叔恬曰天下惡直醜正凝也獨安之乎子悄然作色曰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詩小明篇靖恭爾位好是正直註景大也好與也介助也言有明王則道行而得福君子之於道也死而後已天不爲人怨咨而輟其寒暑書曰冬祈寒夏暑雨小民怨咨君子不爲人之醜惡而輟其正直然汝不聞洪範之言乎平康正直夫如是故全

正直必平康故全身全道今汝屑焉三德無撓而心未樹也三德平康正直爲首其次高明柔克沉潛剛克皆謂正必平易直必康和明必柔克潛必剛克率歸之中道也今凝難正直而無據於德心亦未能務茲故曰未樹立也無挺挺然立不曲貌無訐訐斥言也無固固執無抵抵觸斯之謂側僻民用僭忒無乃汝乎終洪範之詞教之也言凝有是四者與無正直同叔恬再拜而出仇璋進曰君子思以下人直在其中歟璋言讚易剝卦得平康之德子矣而不荅薛收曰君子樂然後笑夫子何爲不與其進也子曰唯狂克念斯非樂乎易道至深非璋盡達然嘉其狂念故樂然笑之子謂仇璋薛收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言克念之必須克行之

中說卷第八 辛酉四月十一日校

空一行